

# 開封猶太人之今昔(上)

陳瑞璋著  
梁潔芬譯

## 緒言

大概在中國歷史課題中，罕有像「開封猶太人」那樣富有史料、懸疑和神話性。本文恐怕不能解答一切問題，只希望能引發更多的疑問。本文的範圍討論幾項基本問題，就是：猶太人何時到達開封？從何處來？他們的整體生活如何？他們在中國的近況如何？

## 來華日期

在這個課題的浩瀚學術著作中，很多參考資料顯示，猶太人很久以前已來到中國。有人認為他們在梅瑟出生前已抵達中國；有人主張猶太聖經所載的「息寧之地」，是指中國。（註一）斯坦因爵士（SIR M. AURIL STEIN）一九〇一年在敦煌發現，早在公元七一八年就有猶太人在中國了；在史料文獻方面，這可算是最早和最可靠的記載。（註二）這件文獻的證據在於三百七十九個以希伯來字母寫於紙上的波斯文。另一項歷史資料是亞拉伯旅客亞布錫色拉非（ABU ZAID AL-SIRAFI）所記載有關黃巢於公元八七七年圍攻廣州的事蹟。（註三）亞布錫記述廣州於失守後，有十二萬



陳瑞璋先生

回教徒、猶太人、基督徒及拜火教徒被殺害。從亞拉伯及基督教方面的史料，均證實在北京（馬哥孛羅於一二八六年所見）泉州、杭州、南京、寧夏、寧波、揚州及洛陽均有猶太人聚居。筆者的友好任桐年教授於一九四三年在成都附近一個名叫三台的小鎮，發現一所被棄置的猶太人會堂。（註四）根據從前開封猶太會堂的兩塊石碑所刻載，猶太人到達開封的時期是「漢朝」及「周朝」；但中國歷史教授陳垣依據宋敏求的「東京記」認為，猶太人到達開封的日期不能早於宋代，即公元九六〇年。（註五）如果碑上的記載屬實，那麼（陳垣與碑文的記載）日期相差約一千年。這方面的權威人士布力先生（註六）對以上歧見解釋說，開封猶太人欲在公共關係上爭取鄰居的好感，於是誇說自

己的祖宗早在漢朝和周朝（即數世紀前）已經到達中土。布力也斷言，猶太人不能在宋朝即公元九六〇年之前到達。但很可惜陳垣教授的理論基礎相當脆弱，因為自始至終，開封的漢人將猶太人及其鄰近的回教徒混為一體，認為大家同出一源。這看法也難怪，因為二者都來自中亞細亞，都有相似的進食習慣，很多時他們的日常衣着也很相似。直到如今開封的居民只能從他們所戴的瓜皮小帽的顏色而作分辨。回教徒被稱為「白帽回回」，而猶太人則稱為「藍帽回回」。宋敏求的作品沒有記載關於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可能就此斷定他們在宋朝之前未曾踏足中原。還有另一混淆之點就是「周朝」，這可能指武則天於公元六八四至七〇五年間篡唐後所採用的「周朝」國號。但筆者親身採訪開封的猶太人後，對這個問題有點端倪。（註七）他們也談及祖先們在周代到達，但這周朝不是指公元前二〇六年的「西周」，而是指五代時期，即公元九五一年至九六〇年的「北周」。至於到達開封的精確日期，相信不能作任何程度上的肯定。一六六三年康熙年間，在一塊曾一度豎立在會堂門外的石碑上，有以下的一段文字記載：

「……教起天竺，周時始傳中州，建祠於大梁……」

大部份有關方面的作者都認為「中州」是中原，或當時的京都開封。但在中國歷史上，中州一向泛指河南省全境〔參閱王充（公元二十七年至九十七年）之《論衡》〕，或者特別指在河南省洛陽城附近之新安縣。所以很可能猶太人到達了河南省境其他地方，但不久聚居開封，進一步在那裏建起他們的會堂。

## 從何處來

在開封猶太人會堂門外的石碑指出，它們源自「天竺」。這「天竺」在中國傳統上是印度的名稱。而一九四七年獨立前的印度帝國領土，遠比今日印度版圖為大。碑上亦提及「西域」這名稱，自漢朝以來，這名稱常指亞細亞之中部及西部，包括波斯境內一帶地域而言。還有另一種說法，它相信開封境內的猶太人從海路到達中國沿海區域，然後向內陸遷徙。（註八）但從筆者與開封猶太人的後裔談話中，他們堅持祖先是經商的，沿絲綢之路自中亞細亞來開封定居，而成大商賈及銀器匠。

他們像波斯境內猶太人一樣，將梅瑟五書（原來共有五十四段）分成五十三段，把其中第五十二段及五十三段合併。一如波斯的猶太人，他們把希伯來文字母增至二十七個，而非二十二個。從這點去平衡上述的說法，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來自中亞細亞。

## 整體生活

誠如上面已討論過，公元九五一年猶太人的團體大概已存在於開封，但西方人很晚才知道。至於這猶太團體被發現的過程，可見於意籍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報告。在一六〇五年夏天，一名在開封官至孝廉、名艾田的猶太人，由另一位姓張的孝廉陪同往北京，希望求得更高的官職。艾田亦聽聞過有崇拜一神教的外國人在北京，於是在若翰洗者節日，前往耶穌會會院拜訪，說明自己也是信奉同樣宗教的人，懷着崇敬的態度而拜門。利瑪竇察覺到來人的衣飾是地道的中國款式，但臉龐輪廓却不太像中國人。他們進入小

聖堂，見在祭台上放有童貞聖母像，聖母身旁一邊有孩童耶穌，另一邊有約翰洗者，艾田也和利瑪竇一樣對這聖像俯首虔敬的行禮。祭台之側有四聖史的畫像，艾田問他們是否不屬於十二支派？利氏答稱：「是屬於十二支派。」他們回到會客室繼續交談，利氏逐漸發覺與他交談的那位是中國的猶太人。艾田事實上是談論着古經，他誤認童貞聖母、耶穌及洗者若翰是黎貝加與兒子雅各伯及厄撒烏；他所謂的「十二」是指雅各伯的十二個兒子。艾田未聽聞過耶穌基督及基督徒信仰，他告知利氏猶太人在開封如何生活。據他說，在幾個世紀前猶太人已在中土定居，但只有開封的猶太人尚存，這個由十七姓氏組成的團體縮減至七姓氏。（註十）他們被稱為「一賜樂業」教信徒，他們的會堂是新建的，內藏梅瑟五書的卷軸；開封的猶太人仍持守舊俗，不吃豬肉，為嬰兒行割損禮等。

一六〇七年利氏差遣兩名國籍的皈依信友名徐必登及黃明沙到開封，他們不費吹灰之力便找到當地的猶太會堂，見過經師後，他們遞上利氏的書函，信中提及在北京耶穌會會院有全套希伯來人聖經及新約；其實利瑪竇想藉此告訴他們，默西亞於十六個世紀前已降生救贖人類了；但猶太經師不同意這點。由於經師已屆風燭殘年，深恐死後衣鉢無人承繼，於是請求利瑪竇權宜充任開封總經師之職。

一六〇九年艾田之姪及兩名猶太人由開封前往北京，與耶穌會士見面，他們說經師已辭世，其子克紹箕裘繼任經師，在往京的三人中，究竟有沒有人改信天主教，這也是歷史上的一個謎。有些中國方面的史料說他們改奉了天主教，（註十一）但西方資料對

此則保持緘默。耶穌會士的動機以及繼後三個世紀基督教人士來訪開封的目的，却志在勸化這群猶太人。

在未開始討論耶穌會士及基督教訪客在開封親眼見到的景象前，讓我們先瀏覽有關的中文原始資料。從三塊碑文、一本族譜、一堆經典卷軸和一些對聯中，我們可得有關這個會堂和猶太人團體的報導。全盛時期，在會堂門外豎立了一塊石碑（有前後兩面碑文），在附近又有第二塊石碑。碑文上刻載了重建會堂的歷史。這會堂在一一六三年建成，在文字的記載中，得知這會堂在一二七九年、一四二一年、一四八九年、一五一二年及一六六三年曾數度重建。其中一度碑文，雖已殘缺剝落，至今仍留在開封。

## 「挑筋教」人

在開封的中國人，多不認識「猶太人」這名稱。漢人多稱猶太人為「挑筋教」人，因為他們在進食肉類前，將肉中的筋挑出。這個習俗源自創世紀中雅各伯與天使在培尼耳搏鬥時，天使打中了雅各伯大腿窩的筋。為紀念這事，雅各伯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先從肉類中挑出筋後才煮食。緊靠會堂後面是猶太人原始聚居的地方，稱為「挑筋胡同」。這名字有略損尊嚴之詬病，故在一九一一年改稱「教經胡同」。開封漢人還採用其他名字指稱猶太人，最通行的莫過於稱他們為藍帽回回，以別於白帽回回（伊斯蘭教徒），其他的名稱則有古教、天竺教、正教、青回回、七姓回子等。（註十二）其中尚存的一塊石碑上，有一四八九年（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記」事跡。石碑背後有一五一二年（明正德七年）名為「尊崇道經寺記」事跡。第二塊石碑是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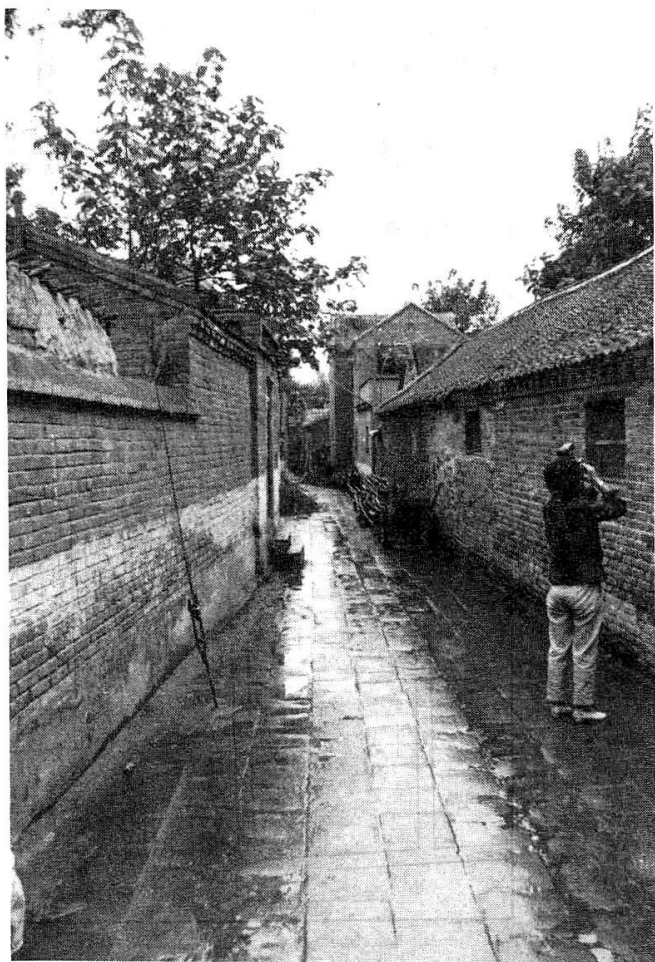
）刻成，亦題有：「重建清真寺記」。第三塊石碑記載開封猶太趙氏家族的捐獻，碑題是：「祠堂述古碑記」。石碑仍存在開封，但碑文剝落，模糊不能辨讀。

第一塊石碑是金瑛、金鐘兄弟所贈，石碑上的內文由金鐘撰寫。碑文長三十六行，每行五十六個字，文字中只有少許部份描寫會堂的重建，大部份都記載這團體的歷史。碑文稱猶太教為「一賜樂業教」，是源出天竺，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李、黃、聶、金、張、左、白七十個姓氏。碑文上的數字「七十」是手民之誤，因為列舉各姓時只有十七個姓氏，其中三個姓氏是重覆的。他們把西方的布疋進貢給宋朝皇帝，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年，亦即公元一一六三年），由經師領導宗教生活而建會堂。碑文亦提及在一二七九年間在土市街東南重建會堂。（這條街現今仍原好如初，但已改名為土街。）文中又述及李榮、李良自備資財，重建前殿三間。一四六一年黃河氾濫後，只留會堂地基，艾敬等請求河南布政吏在原址上再建會堂，於是在開封猶太人團體中展開募捐，而捐獻最多的是李榮、高前、高端及高鉉四人。文中又述及猶太人高年任職知縣，及艾俊任德府長吏等官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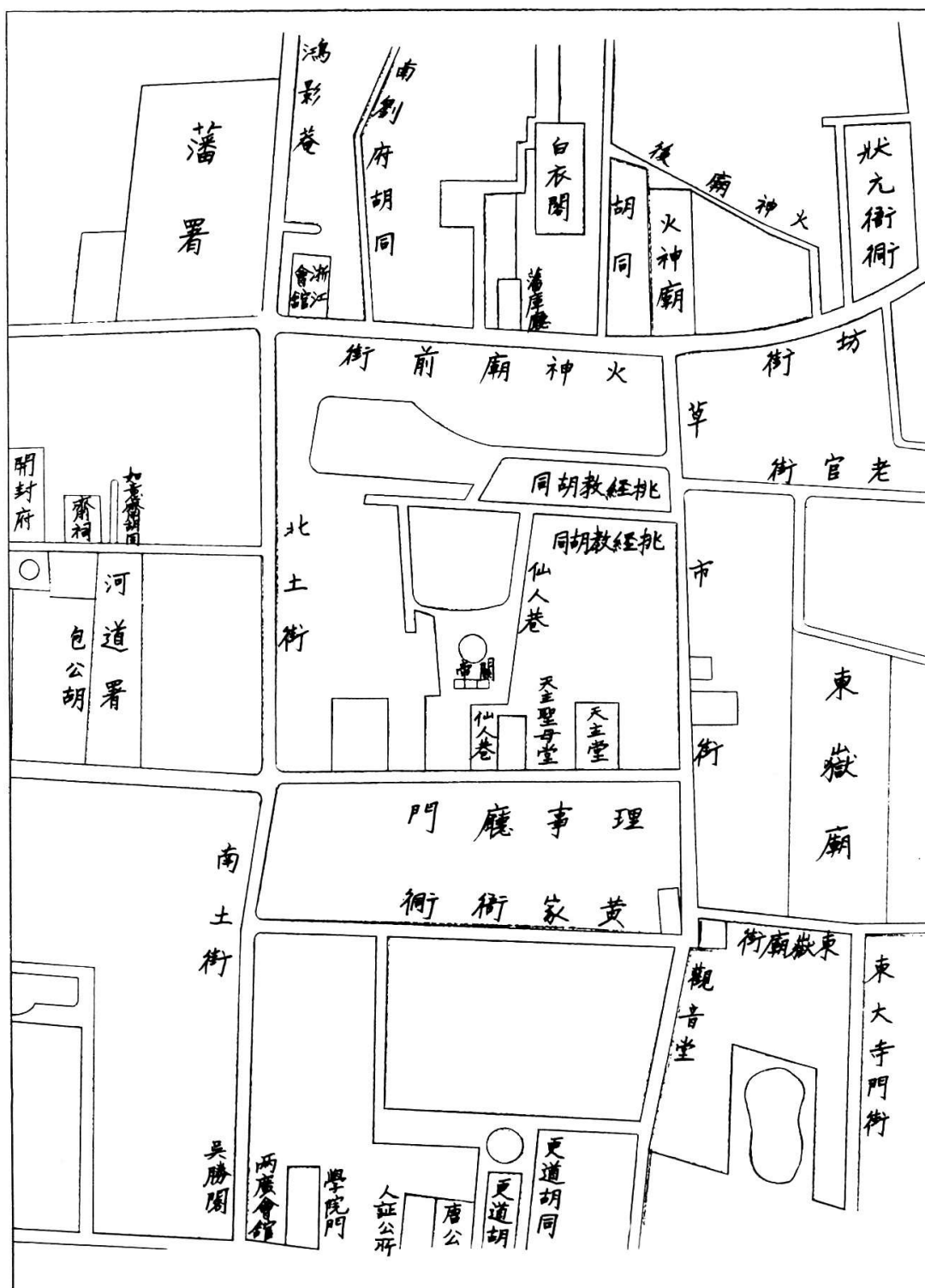


## 宗教禮俗

碑文上描述猶太人參與禮儀的情形，非常生動有趣。在弘治及正德碑上描述猶太人在「禮拜之先，必齋戒沐浴……每日寅午戌三次禮拜，正以人見天之時，致其明畏，敬道敬德，盡其虔誠……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進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後者，忽然在後也……小者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



「南教經胡同」至今仍原好如初（左）。  
「南教經胡同」內的猶太人住宅（右）。



開封市地圖，猶太人會堂之舊址在城中央，天主堂建於會堂之背後。

還有敘述在春季舉行慶典，這可能是逾越節（無酵餅節）和贖罪節。原文照錄如下：

「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真，士輟誦讀，農罷耕芸，商賈止於市，行旅止於塗。情忘識泯，存心養性，以修復於善，庶人靜而天完，欲消而理長矣。」

從正德與弘治碑文開場白中的文字，可以肯定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一四八九年的弘治碑這樣寫着：

「夫一賜樂業（以色列）之教祖師阿無羅漢（亞伯拉罕），迺盤古阿耽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七攝（摩西）求經於昔那山（西乃山）頂……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刺（以斯拉）系出祖師，道承祖統……」

正德碑（一五一二年）最具啓發性的一段為：

「自開闢以來，祖師阿耽（亞當），傳之女媧（挪亞），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以撒），哈撒傳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七攝……。」顯然他們來華五百年後，雖然大部份已經漢化，但對創世紀保有基本的認識。

從碑文的記載中得知，他們除了遵守猶太人種種節日的禮俗外，還混進了儒家的禮規，例如：猶太人依中國儒家習俗，在一年四季中，每個季節都向祖先供奉肉食及果菜；這點顯然不是猶太教的習俗。

將猶太教作為宗教看待，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碑文開始部份稱猶太教為「教」及「道」之外，常稱梅瑟經書為「經」為「教」。

在正德及弘治碑上，亦有節錄自論語及

孟子的章節：「天道不容，四時行而萬物生。」「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俗，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如此看來，他們來到開封五百年後，已經深受儒家思想之薰陶而漢化了。

## 顯赫人物

在三塊碑文內，提及很多人名，有些學者從開封所屬的祥符縣的縣志內，找到有關這些猶太人顯赫輝煌的記錄。（註十三）康熙碑中有人名二百四十七個，其中廿六人在明末清初的縣志中被提及，而這廿六人中很多官場得意，計有十名考取舉人，五名成為進士，四人作貢生，一名為拔貢。

有跡象顯示，李氏家族在明朝時富甲一方，碑文上載有九名李姓人氏當宗教領袖，其中一人叫李榮的，竟然兩度出資重建會堂；又有名李楨及李承先的人修補梅瑟五經卷軸，及購置經典的新書本。縣志亦略提及開封被圍困時，猶太人與回教士兵合力護城，其中一名猶太人——李耀當了清真軍統領，他的名字在碑文上及族譜中曾出現。

艾氏家族亦出了艾端及艾敬兩名宗教領袖，艾田及艾俊任職知縣，其他兩名艾姓人氏是懸壺濟世的國手。

在清代趙氏家族頗負盛名，（註十四）其中一人在鎮江任職兵部高官；趙氏兄弟是開封的猶太團體中最出眾的二人，乃兄趙映乘，年方廿八，於一六四六年考獲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其弟映斗為貢生，被委為雲南宜梁地方知府。至於高姓家族中的高年當縣知府，高前、高端及高宏在一四六一年重建會堂時，斥資不少。

金氏家族人數較少，但無遠弗屆，甚至北抵寧夏，有些略具資財的，在重建會堂時

不吝捐獻，其中一名金溥者在兵部任職。從碑文的記述可知，開封猶太人的人數雖然不太多，但有的在宦途得意而平步青雲，亦有人長袖善舞而腰纏萬貫。一方面他們自然而然地與漢人融合，同時又與中國其他地方的猶太兄弟保持聯繫。可能由於他們在官場得意而招致團體的瓦解，因為大部份的猶太人高官，不僅調離開封，還遠別河南。

(待續)

## 附註：

- 一、參閱 CECILIA SHICKMAN-BOWMAN 女士一九八二年二月廿五日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之演講。
- 二、一九〇三年的「皇家亞洲社會雜誌」。
- 三、DONALD LESLI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 四、香港大學工學院任桐年教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在教友救援隊服務。
- 五、JOURNAL OF EASTERN CAPITAL 曾在潘光旦的「關於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一文所引述，該文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八〇年五月，第三期。
- 六、MICHAEL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 七、筆者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在開封與石永如君之談話。
- 八、參閱註一及 LEO GABOW: ERRORS & OMISSIONS, SOUTH PENINSULA JEWISH PRESS, PALO ALTO, U.S.A. MAY 1982.
- 九、張奉箴：「利瑪竇簡略年譜」見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公教報」。羅光：「利瑪竇傳」二一〇頁。  
GALLAGHER, LOUIS J: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 - 1610.

- 十、原來十七個姓氏為：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而七個仍存留的姓氏是：李、艾、高、趙、金、張、石。對於開封猶太人的姓氏數目方面，仍有混亂。參閱 RABBI ANSON LAYTNER 及本人之文章。載於「中國導報」(CHINA NOTES),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EW YORK, SPRING AND SUMMER AND WINTER ISSUES, 1982.
- 十一、羅光：同上。
- 十二、潘光旦：「關於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見於「中國社會科學」，八〇年第三期。
- 十三、KRAMER, LAWRENCE: THE KAIFENG JEWS: A DISAPPEARING COMMUNITY.
- 十四、LESLIE, DONALD: THE KAIFENG JEW CHAO YING-CHENG AND HIS FAMILY T'OUNG PAO 53.

---

## 特別通告

承蒙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韓文藻先生惠贈一九八四年月曆一個。正如今年的月曆一樣，明年月曆的特色亦是七幅以聖經為主題的中國傳統圖畫，它們都是中國基督徒藝術家最近發揚祖國基督宗教藝術的榜樣。有意者請盡早拍電報「中國南京四三七七」或逕函中國南京大銅銀巷十三號中國基督教協會。月曆是非賣品，但歡迎捐獻以資助郵費。捐款可逕寄中國南京中國銀行南京分行存款戶口 9 4 1 7 1 2 0 5 中國基督教協會南京辦事處。 · 編者 ·